



牟鸿礼生于潍北的牟家院村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他与同学们到处进行爱国宣传，更立志外出求学，寻求救国之路。牟父为了拴住不安分的儿子，安排他成了婚。可牟鸿礼却对新妇冷落了一年有余。直到妻子任氏提出让他讲讲心事，他才突然灵机一动，提出让妻子为自己做说客。



求学不成冷落新婚贤妻



牟鸿礼

从小怀有救国志向 外地求学想法被拒

1906年，牟鸿礼生于潍县北部的牟家院村，排行老三，是父亲牟奎令和母亲李氏的小儿子，按家族辈分取名洪礼（后改名为鸿礼）。

牟鸿礼自幼聪明好动，寡居的三婶把他视为己出。她进门不久，丈夫牟恒令就因病去世，没能留下一男半女。牟鸿礼与三婶特别有缘，母亲的话常常不听，可对三婶却特别顺从，更爱听三婶讲故事。他2岁时，便正式过继给三婶做了嗣子。

牟家虽算不上大富户，可也算是一个车马俱全、几代人和睦相处的大家庭。父亲牟奎令是当家人，又因三婶体弱多病，小牟鸿礼还是由父母抚养。等他长到六七岁时，显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聪明才智，牟奎令决定让这小儿子上学。于是，牟鸿礼被送进村里的毓贤

小学读初小。1919年，他在高里小学读高小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牟鸿礼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与同学们高举小旗步行到安固、大柳疃、柳科、高里、台底等有集市的村庄进行爱国宣传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。

在高里小学读书期间，牟鸿礼认识了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马宗显（后化名张英、刘英），每当谈起国家大事，两人就会觉得很投缘，甚至商量一同外出求学，寻求救国之路，但这一决定遭到了牟父的强烈反对。因牟奎令的初衷就是让小儿子读几年书能算个账、写个地契文书之类的，不受人愚弄，顶家过日子就行了，他更担心孩子书读多了留在身边。所以无论牟鸿礼怎么请求，牟奎令都一口回绝。

觅得良缘结连理 新郎却心事重重

为了缓解牟鸿礼的情绪，父亲让他到本村私塾去读书，可他常常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摔，对同学牟铭勋说：“让我们整天泡在这古书堆里能救国吗？”

父亲想用成亲来拴住牟鸿礼，物色了两年，终于在牟家院村北十里外的大官庄村寻到合适的女孩。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任洪海，有地，有车马，算得上家道殷实，衣食无忧。老两口只生了一儿一女，女儿比儿子小十多岁，在家人的百般呵护下长大，但从懂事明理，心灵手巧，十多岁已精通家务，加上人长得漂亮，常有媒人上门提亲。

牟、任两家一个共同的远房亲戚给牵了线，双方父母均十分满意，尤其是任洪海夫妇，找了一个上过高小、有文化的女婿，心生欢喜。

任家人为女儿置办了丰厚的嫁妆，桌椅橱柜都是上等好料，还有大量布匹、绸缎、首饰等。1922年农历十月，18岁的任家小女（当年女孩在娘家只有乳名，没有大名），带着五大马车嫁妆，成为了16岁牟鸿礼的新娘。全村父老乡亲对这对新人高度赞扬：郎才女貌。但新郎牟鸿礼却心事重重，从新婚第一天就没给新娘好脸色。

新媳妇人人称赞 受冷落百般为难

在那个年代，按照当地风俗，新娘第一年进门是不能常住婆家的，以后每逢节日走婆家。因此，任氏在过门后头一年没在婆家住多少日子。每次到了她走婆家的日子，她的嫂子总是提前磨下细白面，为她蒸上好多饽饽，烙上好多火烧、油饼，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极好的礼物。另外几个包袱里包着给丈夫和公婆做的新衣、鞋袜等，由哥哥赶着马车送到婆家。

在婆婆们的眼里，她是一个最受宠爱的好媳妇，特别是与她共同居住的三婆婆（牟鸿礼三婶）逢人便夸。

在村民眼里，任氏更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媳妇，一来人长得好看，高高个子，一双小脚，俊秀的脸蛋见人就笑；二来嫁妆丰厚，那些南街北道当了婆婆的人羡慕道：“咱怎么就没摊上这么好的媳妇？奎令两口子烧了高香了，更是鸿礼的福气，这些嫁妆够好几辈子人享用了。”

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妻子，牟鸿礼却对她不冷不热，一张脸冷冰冰的。为了让丈夫开心，任氏每次从娘家回来，都会变着花样给他带好吃的，做的衣服、鞋子都是上等好料，但丈夫始终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从没有那种久别重聚的新鲜感。她也试探着沟通，问他一些平时的喜好等，可他一张口：“我的喜好你理解不了。”硬硬的一句话把人噎死。任氏也曾一次次地在心里问自己，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够好。

婚后第二年，任氏常住婆家，她见丈夫除了对看书有兴趣，还经常与同学谈论一些关于国家的话题，还提到什么命运、危难等词语。这个与她不交流的人，跟同学说起话来，经常眉飞色舞，时而挥拳，时而一同唱歌。

她觉得自己的男人怪怪的，两人独

处时与他聊天，但每次他都置之不理。一次她说：“俺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我们是两口子，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你和我说说就行……”可话没说完，牟鸿礼便将手重重地拍在桌上，大声道：“我堂堂七尺男儿，在国家危难之时不能驰骋沙场为国效忠，却在家里，整天无事，除了守着女人和炕头就是吃饭和睡觉，一直这样我会憋死的！”

任氏当场吓了一跳，可定了下神，她一下意识到，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是个想干大事的人。过了一会儿便劝他：“你有什么心事和打算，别自己憋在心里，去跟爹娘还有三婶说说。”牟鸿礼说：“没用，不知说了多少遍了，他们根本不听。”任氏又试探：“能跟我说吗？就算我帮不了你，帮你打个谱也行。”

牟鸿礼猛地转头，正遇上妻子热切的目光，他的眼睛突然一亮，直视了任氏好一会儿，一下抓住她的手：“对啊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你呢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真想帮我？”任氏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动作摸不清头绪，只得点了点头。牟鸿礼接着说：“你是他们心上的好儿媳，这事你帮我说话最好！”这句话更让任氏糊涂了：“什么情啊？”

于是，牟鸿礼对妻子说了全部：他想出去上学，寻求救国之路，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，为了拴住他，才着急给他娶媳妇。接着话题一转：“这事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三婶那里好说，就爹娘那里难办，你去替我求情吧？平时爹娘见人就夸你，你的话他们也许能听。”

这下可把任氏难住了。只有公婆吩咐做什么，媳妇便做什么，从来没有媳妇敢向公婆提要求的。但看着丈夫那张期盼的脸，她只好为难地说：“你让我想想。”